

红 海 滩

李明春◎著

这是一部传承北洋水师基因的闯海人的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历程的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体现新时期海洋人精神风貌的长篇小说



海洋出版社

红海滩

李明春◎著

海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海滩 / 李明春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27-8738-7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756 号

责任编辑: 唱学静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 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90千字 定价: 38.00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 给

甲午海战120祭年！



2014：甲午海战120年祭

甲午海战，给了中华民族以这样的启迪：

海洋，其实是人类另一个群雄争霸血刃的血腥舞台，同样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当生命在远古的大海诞生后走上了陆地，而今早已习惯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族，再次转身要从黄土地走向海洋、拥抱蔚蓝时，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这个黄皮肤的民族在经历了一次次的血腥而付出惨重代价时显示出了一种东方的血性。这是龙的基因，正是这一基因让这个民族站到五千年文明史的路口上时，终于重新找到了蓝色的自我。

这血性的代价是什么？生命、财富、还有文化！

这蓝色的自我是什么……

老辈的辽河口人时常会告诫后人：红海滩是大自然的色彩，也是英雄的色彩，更是人伦的色彩。因为我国的河口从古至今多为军事重地，所以多有英雄战死在疆场。100多年前的甲午海战就发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黄海，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河口，也染红了祖国众多河岸海边漫山遍野的碱蓬草，从此野草被涂上了英雄的光辉。

今天，已经少有人会再有这样的联想了，理想主义的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但碱蓬草却依然顽强地生长，铅华洗尽，本色如初。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碱蓬草，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犹如中国的海防和海洋事业饱受历练，人们看到的依然是深深根植在大片大片的盐碱地上，火红火红在海天间的红海滩。

——作者题记



代 序

历史在拷问

大海是龙的故乡！

大海是龙图腾诞生的圣地！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又总是那样的无情。公元1894年初秋，一场战事让中华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让龙的传人魂断海疆！

刘公岛，坐落在山东半岛北端的黄海之上，这个仅有3.15平方公里的小岛，默默无闻地在大海上存在了亿万年。然而，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进程中，正当龙旗漫天狂舞时，近代史上的一次海战让这个小岛一夜之间名噪世界。从那以后她就有了一个不俗的雅号：东方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这场海战的主战场在黄海北部的海域上，因此近代史上也被国人称之为黄海大海战。更由于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甲午之年，在世界近代史上被记述为中日甲午战争，又被称之为中日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是中国自古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海军与外军作战。大清王朝苦心经营的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中国第一支海军铁甲舰队，在甲午海战中顷刻间全军覆灭，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和最为耻辱的一页。在海战最为惨烈的时刻，“致远”舰管代邓世昌驾驶战舰义无反顾地撞向日舰自沉黄海；“经远”舰管代林永升舰毁人亡，誓死不降；海战惨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含恨自缢而死，轰然倒在了刘公岛上的北洋水师海军公所。



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中国近代史，但历史还在继续拷问……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民族英雄英魂永存，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精神永存，刘公岛不屈声名震撼海疆。

甲午海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亚洲的军事格局，也直接引起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这场海战过后人们才深刻地认识到：甲午海战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原因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图谋已久，并对中国海提前做好海上战场准备，特别是对中国近海的潮汐、波浪、水温、水深等各种海洋水文、气象要素资料的获取和积累比中国人还要多。这场海战证明，北洋水师是在不知己、不知彼的条件下，打了一场前途未卜的海战。

一个临海大国，海洋事业的兴衰将寄托着国家的前途；掌控海权，将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甲午海战，从那时起不仅向世人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吞食中国的野心，同时也向中国的海洋事业和海上战场建设提出了未来的战略性挑战。

制陆权是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制海权则是决定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关键之一。对于近代的中国，制海权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卷呢？

1894年是农历甲午之年。这一年中国东邻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朝廷随派直隶总兵叶志超率2000多清兵由海路进驻朝鲜牙山。

这时作为朝鲜的又一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增强，已蓄谋借朝鲜为跳板企图侵略中国。见清军入朝也借机派出多于清军一倍的兵力进驻朝鲜，并先机占领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还派出八艘军舰在黄海游弋。

重兵压境，“东学党”农民义军与朝鲜政府签订了合约。随后，朝鲜政府照会中、日双方政府撤军。

清政府如约撤军朝鲜，而日本并未撤军，且借清政府撤军之机企图



消灭清军。

100多年来，多如过江之鲫的甲午战争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这场海战的战略与战术的成功与失败，而少有人倾心去关注这场海战前的准备将对海战最后结局发挥的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一些细节——海上战场准备。今天，当我们重新用大历史观的目光和心态去审视那场海战时，便不难发现那场海战爆发前，日本政府为了发动那场海战已进行了煞费苦心的长期的海战战场战前准备。情报战、间谍战、汉奸战……海战的最终结局向人们表明，大清国海军走向覆灭的过程向中国人展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日本举国30年磨一剑，顷刻间就把大清国海军掀翻在了中国海。

1888年年底，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到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的道路与乡间及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点作战前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近海、海湾、海岸的地质、水文资料以及登陆后的陆上资料。当日本海军对中国开战时，从荣成湾登陆，从背后进攻威海的战术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携带的进攻山东半岛时的一张地图，上面海湾、海岸、水深、海潮、海流、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标得一清二楚。

1893年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为了这场战争，明治天皇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币银用于海军建设。这些币银已经超过了当时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于建造军舰。

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们起“带头作用”，并声称：“帝国海军一日不强，朕一日不再食矣。”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吃一餐饭的消息时，个个涕泪横流，呼号喧嚣。

此时，日本天皇恨不能把“圣岳”富士山变成金山、铁山、钢山、



火药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一艘艘战舰。

与此同时，在大清国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而建的颐和园已进入了最后的修葺。

前方军情似火，后方歌舞升平。

1894年11月7日，是大清国皇太后慈禧的万寿节。这一天，日军不费一枪一炮占领了大连湾，北洋水师的战略基地旅顺危在旦夕。之后，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旅顺口失守，威海卫被围，北洋水师大本营刘公岛陷落指日可待……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走向了必然。

历史在拷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海将何去？新中国海洋事业将何从？



引 子

每年的9月，对于李安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100多年前的9月是甲午海战爆发的时间。这是李安东的爷爷那一代人经历过的一段历史，是作为在辽南大地上长大的老一代人至死也不会忘记的历史。

李安东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出生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后，成长在困难的岁月，受教于英雄年代而成为年轻共和国的特殊的一代人。特殊的一代必将烙有特殊岁月的印迹，特殊的印迹必将承载特殊时代的使命。

1958年，东北的秋天进入了大跃进的收获季节。9月初的一天，八岁的李安东跟父亲来到了安东。安东，坐落在鸭绿江入海口，是一个临边、临江又临海的小城市。李安东跟父亲来这里参加抗美援朝老兵集会。

父亲那时还年轻，只有30岁。集会的当天晚上，叔叔伯伯们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地回忆赴朝作战的场面。这时父亲拉上安东悄悄地离开了。他们向鸭绿江边走去，父亲告诉他：“志愿军入朝作战后，部队的后勤补给十分困难。一天我接到上级命令，带领一个排护送一支刚过江的补给车队（辽河大车队）进入朝鲜志愿军驻地。途中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排里的战士和大车队里的不少人都牺牲了”

他们来到江边，透过夜幕遥望对岸，那是志愿军们保家卫国英勇作战甚至献出生命的土地，父亲默默地望着，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集会那边，有人突然发现李安东和他父亲不见了，便立刻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教导员呢？李教导员去哪儿了？”

有人忽然间想到了什么，高声对大家说：“李教导员一定是去了江



边。”听了这话，在场的人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大伙儿纷纷起身冲向屋外。

人们赶到江边寻找，夜幕中大伙儿看到李安东和他父亲面朝江对岸跪在那里……

集会结束后，父亲带上安东乘马车到了黄海岸边。那天海上的风浪很大，父亲指着海上不远处的一个海岛告诉安东：“前面的那个海岛叫大鹿岛，中日甲午海战就是在这个岛前面不远处的海上爆发的……”

那时，李安东年龄还小。但他第一次知道了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这两个词，模模糊糊地记住了抗美援朝、甲午海战和“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李安东和父亲来到海边的那天恰好是9月4日，顺着风向他和父亲听到从附近村庄广播喇叭里传来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的声明……

父亲说：“对于一个国家，领海线就像我们老家盖完房子圈院墙，院墙里面同是家，是自家的家园。”

李安东对父亲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海军。”

父亲冲他点了点头，随后从上衣口袋摘下一支黑色“英雄”牌钢笔，父亲对他说：“这是我赴朝过江的前一天在安东商店里买的，那时我们部队负责后勤物资保障，不能在前线阵地作战，当时就想不可能成为英雄了。买这支钢笔是想把经历的一切记下来，等你长大了留给你，上一辈人的苦难经历是下一辈人的精神财富啊。”李安东还不能完全听懂父亲说话的意思，但父亲最后说的话他听懂了。父亲最后说：“你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日子，现在是和平年代了，注定你小子也成不了英雄。当不了英雄没关系，给你这支钢笔，你就用它去写英雄，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远需要英雄！”

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李安东和他的同代人长大了。

1968年，特殊一代人的一群年轻的后生来到了刘公岛，切身感受到



了，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块令中华民族最为耻辱的土地上将有他们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历练，更因为这块土地是中华民族魂断海疆、国破家亡的永久伤痛之地。

正是从那以后的40多年里，他每年都要来这里祭奠，祭奠北洋水师英烈忠魂，为中国海权招魂。

公元2011，中国航母元年。在一个又是一年秋风劲的日子里，已年逾安康之年的李安东再次来到刘公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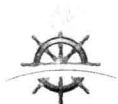
和平年代，这里的海水太蓝了，这个海岛太美了，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年轻时李安东曾天真地幻想，假如当初没有那场海战该有多好啊。然而历史没有假如，当他熟知了那段历史后才明白，那场可歌可泣的海战不可避免，并将永远定格在这块土地上而成为中国海权的生死碑。

李安东已记不得有多少次默然地来到岛上纪念馆里的北洋水师英烈榜前凭吊英魂，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然而也正是这一个个北洋水师将领，一个个都是南方人的将领一度让李安东心生疑窦：这是为什么？他来到英烈榜排列的最后一位的画像前停住。这位英烈的画像下标注的是：王国成“致远”舰二等水手，山东人。

记得最早李安东对此产生疑问是在30多年前：为什么北洋水师昭示后人的英烈榜上都是将领？这些将领为什么都是南方人？为什么只有唯一的一个兵勇？为什么只有他是北方人只有他是画像？

这一连串的疑问无疑是在拷问历史。站在民族英烈遗像前，不！应该说是在前人面前，在那张已经有些模糊了的王国成画像前，李安东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爷爷生前曾经给他讲过的关于这个兵勇的故事。

那是在入了记者这一行不久，出于记者的敏锐感，回老家过年时李安东问父亲，父亲说：“你去问你爷爷吧。”回头他向爷爷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他知道爷爷对那场海战知道的很多，小时候爷爷给他讲得最多



的故事就是甲午海战。

爷爷告诉他：“清朝培养水师人才的马尾海军学堂在福建，马尾水师也在福建，无论马尾海军学堂还是马尾水师当时招募的都是南方人。在山东设立北洋水师后将领都调自福建，自然就都是南方人。北洋水师设立后而兵勇都是在山东本地和北方周边地方招募的，所以就都是北方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让他不仅崇敬邓世昌等北洋水师将领，还敬佩北洋水师的那些兵勇，从那时他开始关注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水手王国成。

王国成，这是被历史淹没了的一个兵勇。后来查阅史料李安东发现，关于兵勇王国成首次见诸文字记载仅限于30年代天津《大公报》记者王云生所著《关于中国和日本》一书中的六个字：山东人 王国成。

王国成，这个名字已深深地刻进了李安东的心底。

1894年9月17日。

北黄海大东沟海上，海战在激战中，日舰“吉野”被击中一炮，随后日旗舰“松岛”也被击中。与此同时北洋旗舰“定远”也被击中，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舰上帅旗、信号樯桅均被摧毁，舰队失去指挥，陷入一片混战之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四艘高速巡洋舰乘机集中攻击北洋舰队右翼的小舰“扬威”、“超勇”，两舰不刻中弹起火。见状北洋舰队全队转向还击，以密集炮火击中日舰“比睿”，日帅伊东见“比睿”中弹，另一舰“赤城”处境危险，传令“西京丸”救援均遭炮火猛烈打击，这时北洋舰队隐藏在大东沟海湾的两艘鱼雷艇驶出参战，但由于没有旗舰统一指挥失去战机，使日舰逃遁。

海战主战场，日舰队集中参战全部主力舰分头夹击北洋舰队各舰，先有“超勇”舰被击沉，“靖远”、“来远”两舰受重创，“济远”舰慌乱中将已中弹起火的“扬威”舰撞沉。此时只剩“致远”、“经远”两舰冲锋向前与日舰激战，“致远”舰久战后舰伤弹尽，危急时刻管代邓世昌



对全舰高声喊道：“专恃吉野，苟沉是舰！”随命舰开足马力向“吉野”冲去，欲与“吉野”同归于尽。疾驶中邓世昌继续高声喊：“我辈从公卫国，早置生命于度外，今有死而已，奚纷乱为！”

“致远”舰逼近“吉野”，距三海里时“吉野”发现“致远”冲它而来遂炮击不止，“致远”舰中弹炮手阵亡，二等水手王国成见状立刻冲上舰炮对甲板上幸存兵勇吼道：“谁给我装炮弹！”

听到喊声，倒在血泊中的水手李仕茂应声艰难爬起冲上炮位填弹，王国成首发炮弹击中“吉野”舵楼，第二发炮弹击中舰艏，第三发落海，第四发正中“吉野”舰体。就在这时，“致远”舰不幸被对方鱼雷击中，锅炉舱炸裂，舰体被炸开大洞，海水从被炸裂的舰舱涌进，“致远”舰迅速下沉，全舰官兵落入滚滚的黄海波涛之中。

作为东北人，李安东从小就知道东北的酸菜是啥味道。可他长大后从腌酸菜一事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白菜一旦腌成了酸菜，便成为了一种不可逆的事实。由此他联想到历史也是如此，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同样是不可逆的，而后人的责任就是让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演！爷爷曾告诉过他：“那是一场列强侵我海疆的血腥海战，在那血腥中北洋水师显示了我民族的血性，正是这血性使北洋水师的男儿找到了自我。”他又想起了当年爸爸对他说过的话：“你要写英雄。”

正是这次的寻觅，李安东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王国成嫡亲的后人，采访到了遗失在民间的关于甲午海战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历史令人兴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兵勇同样是历史的一个脚注，知道了这些，他心情激昂地写就了一篇长文：《刘公岛——百年大祭典》。

李安东在文章中通过追述兵勇王国成不屈忠诚，重述着那段悲壮而又耻辱的历史。文章中他感慨道：威海卫就像一个门臼插在山东半岛这扇大门上，旅顺口就像一个门臼按在辽东半岛这扇大门下，而刘公岛就



好似一个忠诚的哨兵守卫在这两扇大门之外。历史无时不在警示国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扼守渤海，攸关国门之安危！

文章最后写道：追忆逝去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应该多一份沉重。这份沉重不仅是在今天，还有明天，我们不应该忘记国耻，我们绝不能忘记国耻！北洋水师不是一个故事，甲午海战不是一场噩梦。一百年了，我们民族的每一个国民都应该用心去想一想，想想中国海的昨天，想想中国海的今天，想想今天中国的海军和海洋事业，想想过去和现在中国海上的炮声带来的警告，想想今日的钓鱼岛，还有我们的西沙、南沙……



1968年的初春，东北大地依然笼罩在寒冷中。刚刚过去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满山遍野的积雪还未融尽，压抑着黑土地里的小草在艰难地复苏和萌动。

坐落在辽河之滨的那座小城，也许还是有点惧怕春寒，依然紧紧地依偎着河口。而辽河口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抚慰着这座城市和城里的人们。

辽河口素有“九河下梢”之称，由于河水携带泥沙的沉积致使海水退却形成了大面积的发育滩涂和沼泽湿地。河口淤进演变过程正是辽河三角洲乃至下辽河平原形成过程的缩影。

辽河是我国七大河流之一，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是孕育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红山文化距今有五六千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

如果夏季从空中鸟瞰河口，一望无边的绿色中点缀着大小不一的水洼，恰似一块硕大无比、装饰图案精美的绿色地毯。进入秋季以后，苇海的苇叶开始枯黄，这预示着冬天就要来了。此时再鸟瞰河口，一望无边的黄色中点缀的依旧是大小不一的水洼，而周边却多了一片片红色装点，那是辽河口特有的景观——红海滩，这时又恰似给一块硕大无比的黄色地毯注入了另一种活力。正是这河口苇海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轮回，使辽河口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辽河口红海滩是大自然的色彩，有人说也是英雄的色彩，更是人伦



的色彩。因为我国的河口从古至今多为军事重地，所以多有英雄战死在疆场，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河口，也染红了河岸边漫山遍野的碱蓬草，从此野草被涂上了英雄的光辉。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联想了，理想主义的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但碱蓬草却依然在顽强地生长，铅华洗尽，本色如初。20世纪60年代，“瓜菜代”的岁月，碱蓬草成为救命草。滩边的渔民村妇采来碱蓬草的籽、叶和茎，掺着玉米面蒸出红草馍馍，几乎拯救了一整代人。可今天，不会再有人为它而顶礼膜拜，只有一些脑满肠肥的都市人，在厌倦了生猛海鲜、大鱼大肉后，买上一两个碱蓬菜的包子，调节一下已被油腻堵塞的肠胃。碱蓬草依旧鲜红亮丽，依旧春天发芽，秋天枯萎，它能觉出自己地位的变化、几世的荣辱么？草木无情，多情的只是人类自己，但往往又是自作多情。无论联想也好，救命草也罢，草依旧是草，人依旧是人。

当然，这一年刚满十八岁的李安东还懂不了许多。但李安东从小就知道碱蓬草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平常的季节它只是一棵棵不惹人注意的小草，而当秋天来临时，它会变得火红火红，在河口海滩上一片连着一片。

1968年3月1日早晨，李安东起得很早，他知道今天是他要离开家的日子，他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爸爸、妹妹和小弟弟还没有起床，他把自己的床规规矩矩地整理了一遍，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认真地整理自己的床。他叠好被子来到外屋，看到妈妈已经做好了早饭在等他，他惊讶地发现刚满40岁的妈妈似乎一夜之间老了许多。见他起床了，妈妈仍然像往常上学时一样对他说：“快吃饭吧，别晚了。”说这话时，妈妈脸上的笑容有些苦涩，口吻虽然温和却变得有些沉重。

李安东本不想吃饭了，可当他看到妈妈那不舍的眼神，为了让妈妈高兴和放心，他勉强草草地吃了几口，然后装作不在意地跟妈妈打了个招呼便出门了，他要去武装部报道，从今天起他将要成为一个兵，一个海军的水兵。

他家住在辽河口畔市政府的家属宿舍，那是一排排的平房。当他走